



同为现实题材，《学爸》为何没成爆款？

这个夏天，《消失的她》凭借反恋爱脑的精准营销，票房一路高歌猛进；《孤注一掷》因着全民反诈的巨大群众基础，以小博大，正以近35亿的票房奔着暑期档票房冠军的宝座而去，但《学爸》这部直击当下热门话题“鸡娃”的喜剧电影，在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，也拥有多位优秀演员的情况下，上映12天却仅收获了不到5亿票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票房平平，口碑同样平平。作为一部喜剧电影，黄渤、张子贤、王迅，甚至并不以喜剧见长的吴磊都交出了一些不错的段落表演，小演员单禹豪更是交出了笑泪俱佳的表演，但作为一部电影，它的人物刻画深度是欠缺的，有些故事是不接地气的。

黄渤饰演的单亲父亲雷大力，从一个随和的、乐天的洗浴

店老板转变成为一个疯狂“鸡娃”的“学爸”理由很不充分，转变也太突然。在老婆病逝后雷大力总体上与儿子享受着“坦诚相对”的亲子时光，但自从老丈人说要接孩子去上海读书后，雷大力“幡然醒悟”，开始走关系搞门路，花十万元与闫妮饰演的单身母亲假结婚，只为一个买学区房的本地户口；不惜卖掉洗浴店虎口夺食重金抢下“凶宅”，还让儿子学起了编钟。上海国际学校的优渥环境又让他失了方向，最夸张时甚至给小姨子下跪只求对方陪孩子走完之后面试的路……这所有的遭遇已经如此的不合情理，这所有的反应更是如此的超越现实。

现实生活中，或许有人比雷大力更极致、更夸张、更愿意为孩子付出，但当这个单身父亲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几乎把所有能

走的“幼升小”的路都走了一遍，仿佛是从生活里来，却又让人觉得不合逻辑，哪里不对劲。黄渤和小演员的演技都很好，父子关系细腻、温馨、真诚、动人，但这对苦命父子还是过于脸谱化、标签化了。片中其他演员的精湛演技也大多被平庸的编剧水平辜负了，闫妮饰演的单亲妈妈仿佛像一个“工具人”，万茜饰演的“虎妈”拥有的“唯二”技能几乎就是打骂孩子和对着想要躺平的老公哭吼。

更要命的是，雷大力这样一个父亲，在电影里努力了一个半小时之后，在儿子的国际学校面试现场，在雷小米痛哭着对面试官说：“让我考上吧，我不想再让爸爸求人”之后，再次“幡然醒悟”，一番慷慨陈词，放弃“鸡娃”，重新躺平。此前那个痛哭流涕的虎妈也仿佛被人调了开

关，一夜之间就欣然地接受了家门口小学入学。前一分钟，电影院里还有人发出长长的叹息声，后一分钟，就有人拿出了手机，不想再看。

不是电影不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，但《学爸》这个结局来得实在过于突然与生硬，强行让两个天资并不出众的孩子进入附近小学后展现出过人潜力，一个得了A+（此前乘法口诀表背得泪眼婆娑），一个要去参加演讲比赛；雷大力的老店似乎赚了回来，新店又要开张了。一切都看起来和乐圆满，十足的“科幻片”。

观众或许从没期待，一部电影能够对复杂的社会与教育问题给出解决办法。但当一部取材于现实的作品只为观众演绎一些网络上的段子，对真实的呈现浮于表面，对人物的刻画脸谱

化，尤其是当它最后还拥有个太过于童话的没由来的美丽结局，那么它得到的口碑和票房一定不美丽。

本报记者 孙佳音



舞一曲生命与爱的赞歌

——记著名舞蹈家杨丽萍

杨丽萍(中)和剧组的青年演员
本报记者 王凯摄



一袭别具民族特色的长裙搭配同款小帽，深褐色的布裙上缀着镶刻古老花纹的银片，仿佛窗外洋洋洒洒的雨滴融入大地，带着自然芬芳的泥土气息……昨日，杨丽萍现身舞剧《孔雀》发布会。今晚起至9月3日，这部承载了生命与爱的作品将连续5天在上海大剧院演出7场。

面对时间

1988年杨丽萍第一次亮相央视春晚，以一支形神兼备、空灵缥缈的《雀之灵》惊艳了全国观众。她演活了“孔雀”，甚至达到了让人觉得“她就是孔雀，孔雀就是她”的境地。在拥有了孔雀之“形”和“灵”之后，杨丽萍想讲述更加丰富、深刻的关于“孔雀”的故事。

2022年版舞剧《孔雀》的故事，围绕生命和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，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篇章，展现生命与天地自然的相互融通，通过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，以及对生命和人性的

追寻。作为特别出演，杨丽萍参演“冬”之篇章。

和绝大多数女演员恐惧衰老、避谈年纪不同，年过60的杨丽萍谈起时光流逝始终坦然。她说：“时间是剧中重要角色，它平等对待每个人，不为谁而停留。也正因为此，让我们珍惜生命。”面对时间，她的态度是——不要神化它，也不恐惧它，走该走的路，跳该跳的舞。

出演“冬”之季，观照的是内心的状态，杨丽萍说：“和年轻人同台，我虽然只出演了冬，但伴随孔雀和自然所经历的春夏秋冬、生命轮回，舞台上的一个半小时却真的好像过完了一生。”

面对议论

该剧此前巡演，因男孔雀服装及舞蹈表现方式引发讨论。这让杨丽萍想到现代舞创始人邓肯面对舆论的态度——不走寻常路、独辟蹊径的邓肯穿着纱衣跳舞，第二天她翻阅评论，有的赞她美若天

仙，有的说她离经叛道，于是她就此不管评论，只跳自己的舞。

这种态度给予杨丽萍很大启发，她说：“不了解真相才会人云亦云，我们只管保持初心、美丽绽放。观众走进剧场后，才会知道舞蹈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生于自然、长于自然，一生追求美和喜悦带来的感动。经过大风浪的杨丽萍，在舞台上起起伏伏五十多年，悟性来自内心，她说：“勇敢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品质，相信自己。孔雀是人们美的极致向往。能把《孔雀》跳好、跳得特别，深入人心，这是多大的福报。文如其人，舞如其人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赞美。”

面对后辈

如今《孔雀》又有了00后的接班人，杨丽萍把自己定位为“召集者”，在她看来，让更多的年轻舞者担任主演，在舞台上发掘自己的能量，也是用生命的轮回演绎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新一代男孔雀饰演者王思龙说“孔雀之死”这一段很难，不但要爆发力，服装让每寸肌肉都展现，对演员的身材管理提出极高要求。杨丽萍告诉他，肌肉线条能够最直观表现孔雀濒死的状态，他为保护女孔雀而牺牲了所有的羽毛，每一丝肌肉的颤抖传递的都是勇气。

除了将作品传递给年轻一代，杨丽萍也希望把艺术文化的担当传递给下一代舞者，助力他们绽放各自的魅力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“天鹅骑士”穿卫衣牛仔裤来上海 《罗恩格林》9月在沪首演

本报讯(记者 赵玥)由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联合制作的全新版本《罗恩格林》正在有序排练中，将于9月17日、19日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中国首演。

今年正值瓦格纳诞辰210周年，上海歌剧院特别推出瓦格纳四部浪漫主义歌剧中的最后一部、也是其最著名的歌剧之一《罗恩格林》。这一版的《罗恩格林》去年在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首演之后反响非常热烈。不同于传统的充满铠甲、利剑的表现形式，这个版本的《罗恩格林》非常新颖、前卫。在传统歌剧呈现中，罗恩格林化身神秘的骑士会在天鹅带领下出现，但

这一次，天鹅不会具象化，罗恩格林也不再是从天而降的神，而是穿着白色的卫衣、牛仔裤，成了由人民推举出来的正义化身。

此次联合排演《罗恩格林》，是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首度与中国剧院团合作，也是继《漂泊的荷兰人》之后，上海歌剧院今年排演的第二部瓦格纳巨制。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表示，这次的合作缘起于五年前，当时的畅想终于在今日发出了回响。据介绍，上海歌剧院将享有该剧在整个大中华地区的演出版权，这部瓦格纳的经典作品也将成为上海歌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之一。

聚焦工人新村前世今生

话剧新作带来“暖·光”

本报讯(记者 朱光)上海是全国第一个诞生工人新村的都市，凝聚的是一个时代、一个地区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。杨浦区文旅局昨天透露，聚焦工人新村的话剧《暖·光》启动创排，将于11月8日起在YOUNG剧场首演。

该剧编剧管燕草、导演石俊都是从工人新村成长起来的“新村二代”。编剧的父亲管新生，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《工人新村——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》，是著名的工人题材小说家。该剧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至当下，故事

通过师兄弟两家人在建造、扩建、改建工人新村的热浪中起起伏伏，历经主人公搬入、搬离、再搬回工人新村的曲折曲折，折射出工人群众与社会进步的紧密关联。

这可能是一出“反市场”的话剧，与当前话剧市场的“流行元素”不搭界，但是《暖·光》展现了高度城市化和商品化发展之际遮蔽的几代人的艰辛付出——工人新村成了留守的旧房……其中有70余年、几个时代的生活缩影、集体情感，书写着独属于上海岁月的共同情怀。